

幸魯

三十四



幸智盛典卷十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

詔以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摹揚頒天下

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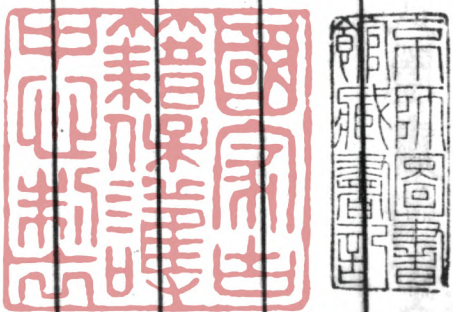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張可前

題爲

聖德遠邁千古

所宜昭等祀請

勅下以丕示遐邇式訓臣民事竊惟古帝王建



非常之功德者必備非常之法守用以啓迪海內
臣民伏見遵循於至善也
皇上盛德巍巍參天兩地事

郊

廟則致敬奉

兩宮則盡孝蠲租省刑之

詔屢下

經筵講學之勤弗輟

神謀獨運

文武遐昭猶復宵衣旰食安不忘危諮諏民隱肅清吏

治

却登封而罔舉

讓尊號以弗居

鳳輦京廵閭閻被德

恩加前代之園陵

澤逮先師之苗裔乃至一動一言無不仰企天心俯協

輿望固已光輝史冊美不勝書然非彙輯成編頒

布海內則率土臣民有身被生成而未能仰體制

作之精意者矣臣謹按明太祖洪武七年日歷告

成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將當日聖政輯成

一書分爲四十類名曰寶訓傳示天下夫明祖以
武功開國其所行政事猶且允臣下之請編爲寶
訓况我

皇上合創守而同揆裕文武而兼濟超越明祖萬萬哉
今

起居注諸臣雖已詳記

聖績而金匱石室之藏人間無由窺測卽近者奉

詔纂修方畧然止載伐叛之武功而未紀歷年之仁德

臣竊謂宜

勅內閣翰林院諸臣備輯

皇上御極以來

睿謨聖政彙成一書分條編類如宋濂等所集寶訓例

刊布寰宇一以迪四海之臣民一以垂億祀之法

守煌煌乎竝二典三謨而焜耀於覆載間矣抑

臣更有所請者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孔廟曠典益事振古所無竝

請

勅部勒石徧頒各省懸之學宮不獨尊師重道之盛德

昭示士類更見

龍飛鳳翥之寶篆光垂寰區也奉

旨朕御極以來孜孜圖治勤政愛民日理萬幾常懷兢

業雖海宇底定漸致昇平但風俗人心未臻上理這

所請將歷年政事彙集成書是否可行內閣翰林院

會議具奏

內閣等衙門

題前事臣等伏惟

皇上

德隆廣運

化洽時雍言與道俱動與法合自

御極以來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極

兩宮孝養之隆著

萬幾明作之實

典學是懋以法古聖賢為心

巡省時勤以問民疾苦為事用致百僚慎憲九有承

風三方梗化之臣仗

淵謨而獻馘跨海逋誅之寇服

駿畧而輸誠

道冠百王

功被六合誠宜

俯從所請彙輯歷年政事編纂刊布以慰中外臣民

想望之忱臣等伏查明洪武時日曆告成命詞臣

編輯寶訓一書隨命禮部刊刻頒布凡以修明典

法垂示子孫意至深遠也我

皇上神功聖烈遠超前代無一念不切於蒼黎無一事

不原於墳典

緝熙懋學懿爍鴻猷傳之天下為丕顯之

聖謨垂之萬世即不刊之法鑑允宜特啓纂修之局勒

成

聖代之書昭宣海宇頒示臣民者也一切應行事宜伏

祈

勅下該部詳查典例具覆舉行至於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題額

聖教自此益光儒風於焉丕振

龍章鳳藻光騰泗水之濱

鐵畫銀鈎彩耀尼山之上一時風聲之所樹四海觀

感之所生宜徧揭於黌宮使士子咸知瞻仰相應

亦如所請

勅部勒石頒給直隸各省府州縣儒學懸置扁額可也
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禮部等衙門

題前事臣等伏惟

皇上御極以來

勞心敷治

銳意圖安仰體

上天仁愛之心俯答下民救寧之望孝養

兩宮愛育兆姓此誠治超三代法垂萬年者也邇來遐方

向化薄海來同

問俗觀風

崇師重道中外瞻依臣民踴躍應照內閣等衙門所

議將歷年政事彙輯成書宣布中外并將

御書萬世師表之字勒石頒給直隸各省府州縣儒學

懸置扁額俟

命下之日將纂修開館及應行事宜該部詳查典禮具

奏可也奉

旨依議

禮部

題前事^臣等議得歷年政事彙輯成書所派監修總裁副總裁官纂修收掌謄錄官員書辦等役彙輯事宜及開館之所俱聽內閣翰林院議覆開館吉期^臣部由欽天監選擇開館所有監修等官員相應照監修

聖訓官員筵宴之例

遣內大臣一員主席在^臣部筵宴一次桌飯銀兩內閣具

題到部移咨該部照例支給其每月公用錢糧應行

停止所

遣內大臣一員之處應交與領侍衛內大臣彙輯告竣進呈之日再爲刊刻印刷宣布中外其

御書萬世師表之字應

勅下該撫在闕里勒石印刷送至^臣部頒發各直省巡撫轉行各府州縣學宮懸置扁額可也奉

旨依議

衍聖公^臣孔毓圻

題爲

宸翰同天摹搨恭進仰祈

睿覽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臨幸闕里釋奠

先師

御筆親題萬世師表四字扁額臣謹製扁涓吉躬捧懸
設大成殿正中率領族屬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一面選工礪石摹搨臣於恭進摹石

御書

聖製一疏內已經

題明今臣旋里親督工人摹刻萬世師表四字告成

謹裝裱卷軸恭進

睿覽臣仰瞻

皇上御筆字畫端勁戈法渾成

挫萬象於毫端含位育中和而立極

調元化於行墨觀日星河漢以爲文

光彩肆映而莫測其端

結撰天然而莫窺其蹟以頒天下則合臣民嚮往如

親雲日以觀摩以設廟庭當與泰岱

宸章同亘乾坤而永奠

體製卓越大矣至矣此豈臨摹之所能彷彿臣卽親

督鐫勒猶恐失真恭進之際實滋惶懼仰祈

皇上鑒宥奉

旨該部知道摹搨留覽

臣按史臣之贊舜曰帝乃誕敷文德其贊禹曰文

命敷於四海聖王致治未有不以文先天下者也

我

皇上興學右文遜志時敏日就月將

聖躬率先寓內共遵文教茲

允廷臣請以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懸置天下學宮使遐陬僻壤之民

無不曉然於

天子崇師重道如此而仰法我

皇上則古稱先之

聖心以共臻一道同風之雅化洵乎得振興文治之本

焉昔明太祖讀漢書謂侍臣宋濂孔克仁曰漢治

何以不比隆三代孔克仁對曰以其雜霸耳明太

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

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治終於如是三代有其

時而能為之者也漢文有其時而弗為者也然明

太祖雖為斯言乃洪武之治絜諸三代以上猶有

不醇不備之憾豈若我

皇上緬考百王之迹深明致治之原凡所建立創制無不損益質文盡美盡善可爲萬世法程建

皇極之師表文德之敷文命之被曷以過此臣閱邸抄

讀諸省撫臣建置懸額之疏天下蒸蒸然嚮風矣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

上親於西山選

孔子廟碑材特發內帑鳩工採運二月碑成運至通州水次

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阜保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卞

永式運送

御碑於闕里

特賜衍聖公孔毓圻廣儲司庫銀六百五十兩爲運碑旱船之費

上諭阜保曰

聖廟碑事關大典以爾任事謹慎特遣爾去務期敬慎運至濟寧暫置在彼爾可回都俟冬天地凍再往以旱船運至曲阜

先是御史任珙

題爲闕里旣蒙

臨幸萬國咸仰文明特請

御製碑記改正墓號以光典冊以垂不朽事恭惟我

皇上神明天縱文德武功直紹唐虞三代茲當普天率

土文教覃敷之日猶深已治已安一夫未獲之慮

邇者

車駕東巡惟一以洞悉民隱爲念因思二帝三王治

民之道至孔子而益彰乃於尼山毓粹之區

特行尊師重道之禮入廟而

躬親九拜儀旣備矣當祀而

寵頒御繳禮更渥焉此雖一時異數實係萬世同風蓋

自漢唐以來臨幸闕里之盛未有隆於今日者也

臣考宋真宗祥符元年臨幸闕里具有碑記垂諸

闕里誌書况我

皇上道合勲華心傳洙泗旣蒙

御書扁額

賜懸廟庭必賴

宸翰製碑光垂萬代臣懇

皇上撰立碑記勒之貞珉庶鉅典與日星同耀而

睿藻竝雲漢爲昭矣抑臣更有請者孔子稱號自唐開

元時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

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推崇不爲不隆但文宣僅一節之謚法而大成亦借樂之偶稱且孔子以尼山一布衣爲萬世帝王師原以德不以位似非僅爵位所能揚扆也明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定爲至聖先師孔子誠名正言順萬世不可易之論矣我國朝定鼎以來自國學及天下郡縣州衛儒學所設孔子牌位皆稱至聖先師孔子亦以斟酌既定可無容損益於其間也乃牌位皆稱至聖先師孔子而孔林墓前所立之石猶稱文宣王墓豈所以妥神靈昭畫一乎今

皇上親臨聖林隆禮旣出於創舉名號實賴以

欽定

臣請

勅諭將文宣王墓改正爲至聖先師孔子墓竝請於聖製碑記中詳載改正緣由則萬代瞻仰益與天地同其無疆矣奉

旨該部議奏

禮部

題前事

臣

等議臺臣任珣疏內稱

皇上神明天縱文德武功直紹唐虞三代普天率土文教覃敷邇者

車駕東巡洞悉民隱

特行尊師重道之禮

寵頒御繖自漢唐以來臨幸闕里之盛未有隆於今日者也既蒙

御書扁額

賜懸廟庭必賴

宸翰之碑光垂萬代臣懇

皇上撰立碑記勒之貞珉等語欽惟

皇上

睿藻煥於日星

宸翰燦若雲漢新經

臨幸闕里

恩禮咸隆允宜勒諸貞珉以垂永久俟

命下之日將碑文交與翰林院撰擬碑文撰出之日交

與該撫刊勒建立又疏稱牌位皆稱至聖先師孔

子而孔林墓前所立之碑猶稱文宣王墓

皇上鑾輿親臨聖林隆禮既出於創舉請

勅諭將文宣王墓改爲至聖先師孔子墓竝請於

聖製碑記中詳載改正緣由等語查孔林墓前文宣王

碑係從來所有且改文宣王爲至聖先師以來竝

無改立墓碑之處應無容議奉

旨孔子聖集大成道隆德備參兩天地卓冠古今歷代帝王咸所師法朕研精經籍志切欽崇應勒廟碑朕俱親行撰文書寫以昭景行尊奉至意餘依議

工部會同內務府衍聖公

題爲請

旨事該_臣等會議得先經衍聖公_臣孔毓圻議此碑以我力量運送恐有疎虞惟過闢時令地方官同看協助過去可到濟寧從濟寧運至曲阜恐力不能運送等語到冬十月內內務府工部差官支取廣

儲司銀兩節省錢糧修造旱船運至曲阜縣等因議奏奉

旨會同衍聖公議奏欽此欽遵伏念

皇上尊崇

先師

御製碑文

親灑宸翰重道右文自古以來未有之盛典也其沿途運送碑石恐勞民力給發

內帑僱夫運送應於過闢之處行文直隸山東巡撫行令所屬關口官員同看協助過去其從濟寧州

至曲阜縣百里有餘此運送脚價修造旱船搭橋
修路共銀六百五十兩於廣儲司支取給發行聖
公孔毓圻運去可也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
題於四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著差工部內務府官各一員前往敬慎運送

四月庚午

御碑自通州發遵運河而南直隸巡撫于成龍令所過
之處協助牽挽山東巡撫張鵬令濟寧以北沿河
州縣有司詣河干協運閏四月二十一日乙巳衍
聖公孔毓圻率僚屬迎

御碑於張秋越三日丁未

御碑至於濟寧

欽使員外郎阜保卞永式同衍聖公孔毓圻及濟寧道
董安國兗州知府祖允圖濟寧州州同張仲達相
度置碑之所於濟寧城南五月丙申碑登於陸構
廠護之使人司巡徼焉是月

欽使馳還復

命衍聖公孔毓圻既領

內帑以備冬運乃令輪人度碑制爲負重之車四乘
所謂旱船也車既成乃除道成梁方軌廣涂咸俾

如砥十一月

欽使復至衍聖公孔毓圻率纂修官金居敬俞兆曾叢
克敬孫致彌葉湜沙汝洛章緯曹晃博士孔毓埏
等馳迎濟寧州試演車牛覆視道路用戒儲備無
有不供以候起運十二月朔辛亥大雪地凍始發
碑藉茅束組衍聖公孔毓圻乃偕員外郎阜保卞
永式總督河道靳輔濟寧道董安國及地方各官
親督人役升碑於車碑身長一丈八尺廣六尺五
寸厚一尺七寸重七萬觔有奇聯二乘以載最屬
長一丈一尺五寸廣於碑三寸重四萬觔有奇亦

載以兩車水盤石二各重萬觔有奇別載二車碑
身凡用牛二百五十頭最屬半之水盤石又半之
辰而駕及午而稅午而駕及酉而稅一牛一圍五
日一僕建旆於前執綏於後防閑左右鳴金以節
之前驅具脂秣繕屏屨餼糧共用人六百餘牛五
百餘皆傭之民間而酬其直凡運十有五日二十
日庚午

御碑至曲阜衍聖公孔毓圻率纂修諸臣及族屬官生
具朝服張樂叩迎於南郊遂導以入安置於廟庭
孔子六十七代孫太子少師襲封衍聖公臣孔毓

圻

奏爲恭謝

天恩事伏蒙

皇上頒賜

至聖廟碑石

命內務府員外郎

臣

阜保工部員外郎

臣

卞永式賚運

臣遵將

內庫發給銀兩奉

旨內事理先期備造旱船搭橋修路於康熙二十五年

十二月初一日自濟寧州起送

欽差與

臣

同隨碑後敬慎督理安車徐行不煩民間一

夫一役於本月二十日抵闕里城南

臣

遂率領纂

修諸臣及闔屬官員紳衿

臣

族人等張樂建旗郊

外跪迎請入

臣

祖

聖廟是日也雲開雪霽日暖風和觀者遮道歡聲徹

天無異曩者我

皇上駕幸闕里時此固

欽差調度之宜實皆

皇上尊師重道之誠有以格

天心洽輿情也

臣

敬慎安置穩妥卽於詩禮堂前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因思臣祖廟內帝王碑記歷代不乏要不過近境

開山有司礱石從未有鑿貞珉於

神京發朱提於

內帑而煩皇華命使歷水陸閱寒暑如今日者也而

且碑石之聳萃敦龐甲衆碑以獨尊石理之精瑩

細潤較他石而增美真可竝犧象瑚璉用垂不朽

矣况行將灑

宸翰而煥

天章者乎臣當此

恩復加恩之代無以答我

聖不自聖之君惟有效

萬壽嵩山之呼祝一統磐石之奠而已爲此具本恭謝

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臣按由濟寧至曲阜地僅百里而陸運之艱非三

冬嚴凍不能負重以致遠也故舟行則乘水盛碑

由通達濟宜於夏車行則恃冰堅碑由濟至阜利

於冬而以農隙休暇之月庀材斷輪以待臨事仰

見

聖心之律天時襲水土而恤人力卽一事也

睿思周至若此碑行順適入廟之日風日晴和霽雲五色闔邑抃舞四方之人亦有重趼來觀者莫不懽忻鳧藻稱希覯矣

二十七日丁丑員外郎阜保卞永式回京復

命并呈

聖廟圖請立碑之所

上命廷臣集議立碑於

聖廟大成門左發

內帑銀五百兩建造碑亭仍

命員外郎阜保卞永式監造

廣儲司員外郎阜保轉奏衍聖公孔毓圻奏稱

臣觀

聖祖廟內自古至今碑石雖多從未有壯麗堅緻如御賜之碑者今蒙

皇上頒下

御筆山東亦無名手堪任摹勒求

皇上御前選擇良工發下鐫刻方稱

皇上非常之

三會盛典 卷十三
恩典等語奉

旨公言甚是爾與內務府工部會同將鑿碑刻字蓋碑亭之人帶去之處會議具奏欽此欽遵該內務府工部會議應將刻字人并鑿碑蓋碑亭各人役令阜保帶往曲阜可也奉

旨依議

員外郎阜保又奏漢唐以來歷代帝王在

聖廟立碑甚多俱未按朝代次序今

皇上所立之碑應在何處以圖樣進

呈奉

旨立碑事宜重要有關典禮著內閣大學士翰林院掌

院學士禮部工部內務府會議面奏

工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旨立碑事宜重要有關典禮著內閣大學士翰林院掌

院學士禮部工部內務府會議面奏欽此該_臣等會

議得自古帝王褒崇

先聖或車駕臨幸釋奠或儒臣撰文立碑垂之簡編

已不多見我

皇上以勲華之上聖契洙泗之心傳

臨幸講堂瞻謁林廟

禮隆九拜事軼千秋

躬製碑文

親灑宸翰發金礮石

遣官董治此百王希觀之盛事史冊未有之隆規也茲

以立碑處所令臣等酌議謹考前史實錄闕里志

諸書及廟堂圖繪歷代建碑惟擇寬適之地非有

前後次第今相度得大成門外左廂金聲門之右

高明爽塏可以建立碑亭昭垂來許伏候

命下遵行入宮牆者逾生嚴敬陟廟庭者益肅觀瞻請

動

內帑五百兩差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阜保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卞永式督修帶刻匠二名石匠四名

給驛前往悉如前議奉

旨依議

衍聖公臣孔毓圻

題為請

旨事臣前閱邸抄禮部題覆臺臣任珙疏奉

旨孔子聖集大成道隆德備參兩天地卓冠古今歷代

帝王咸所師法朕研精經籍志切欽崇應勒廟碑朕
俱親行撰文書寫以昭景行尊奉至意餘依議欽此
欽遵今碑石已運至廟內則夫

頒降

御書

聖製以光寵廟庭者業有成

命無谷微臣再請矣但

天章宸翰之重必得琢月鏤金之手方能摹勒山左僻
陋實無其人而臣又軫見寡聞知識短少敢不預
行

題請至於

御碑建立處必擇和會爽塏之地始足以煥日星而式
觀仰此皆事出特典非微臣所敢擅專謹

題請

旨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十二日庚戌廣儲司員
外郎阜保率匠役至曲阜興工蓋造碑亭五月初
六日癸亥完工阜保回京覆

旨

上以御書

聖廟碑文發出令阜保率刻字人往曲阜勒碑阜保請賫捧

御書儀注并請碑亭用琉璃瓦皆

命廷臣會議阜保等求列名碑陰

上許之又

命阜保於山東採周公孟子二廟石碑

員外郎阜保以五月十六日啓

奏

上諭曰爾來正好

聖廟碑適書就爾可先帶鐫字人往鐫刻朕於周公孟子廟亦欲立碑此二廟碑石爾可就近在山東採取俟採得碑石鑿成之時再來請碑文諭畢

上將書就

孔廟碑文付阜保領出阜保又奏云臣觀

聖廟中自古帝王多有碑刻然如今日

皇上御製御書之碑乃從來所未有臣應作何請去請

定儀注又碑亭蓋完應用琉璃瓦山東竝無燒造

之人一并請

旨奉

旨琉璃瓦著該部卽速燒造於同空糧船帶去其作何
請去之處著與內務府禮部工部會同議奏阜保又
奏云臣見漢唐以來

聖廟碑刻監造之臣俱得列名碑陰今臣等遭逢

聖世親見曠典真乃人臣罕有之奇遇臣等名字應否

亦附刻碑陰奉

旨爾等名字准刻於碑陰阜保奏曰

皇上御製御書昭垂萬古與天地同久小臣何幸附刻

姓名亦得隨

皇上御筆永遠不朽臣不勝感激謹奏謝

恩奉

旨是

工部等衙門

題爲請

旨事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廣儲司員外郎阜保將

孔子廟碑亭圖樣進呈

御覽口奏山東地方無燒造琉璃瓦之土亦無會燒之

人奉

旨琉璃瓦料從此帶去之處與工部會議欽此欽遵該

臣等會看

孔廟圖樣歷代建立碑亭俱用綠瓦建造碑文勅令
文臣撰擬今

皇上躬製碑文又

親灑宸翰勒諸貞珉爲萬世法寶合用黃瓦以崇

盛典相應照依建造碑亭官員所估數目此處速燒

黃色瓦料交與造碑亭官員可也奉

旨仍用綠琉璃瓦

工部等衙門遵

旨會議得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廣儲司員外郎

阜保奏周公孔子孟子廟碑文

皇上御製文章

親灑宸翰關係重大一應頒行

御書儀制禮部應有定例合行請

旨奉

旨工部內務府會同議奏欽此欽遵該_臣等議查典禮

頒送

御書應用黃緞

御仗等執事

皇上御製周公孔子孟子碑文賚去應用儀仗照例迎

送奉

旨依議

幸魯盛典卷十三終

幸魯盛典卷十四

五月二十六日癸卯

命廣儲司員外郎阜保恭賚

御書

聖廟碑文設

御仗黃蓋鼓吹率鴻臚寺序班朱圭赴闕里鐫刻六月
初六日壬子衍聖公孔毓圻率纂修諸臣五經博
士孔毓埏及屬員師生人等兗州府知府祖允圖
率該屬有司奉迎於汶上縣二十二日戊辰

御書至於闕里於是山東巡撫錢瑀布政使黃元驥濟

東道陳俞侯提學道宮夢仁督糧道胡介祉充東
道李煒鹽運使鮑復昌濟寧道董安國及各屬文
武官員咸赴闕里瞻仰

御筆員外郎阜保令朱圭等卽摹
御書勒石

山東巡撫錢珏

題爲恭報微臣出省日期等事臣惟前者

聖駕東巡

親詣闕里尊崇

至聖茲接邸抄奉

旨差廣儲司員外郎阜保賚捧

御製碑文馳到曲阜臣隨於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二

日單騎減從前往曲阜瞻仰

龍翰三泉林周孟二廟造碑今臣亦親往督令如式置
造理合題報奉

旨該部知道

七月二十四日庚子

御碑告成廣儲司員外郎阜保恭賚摹搨樣本進呈

御覽二十八日甲辰工部筆帖式昂機圖運送綠琉璃
瓦一萬五千至於廟庭

衍聖公臣孔毓圻

奏為恭謝

天恩事切蒙

皇上欽賜

聖廟碑石本年二月內工部等衙門會議得大成門

外左廂金聲門之右高明爽塏可以建立碑亭動

文

內帑五百兩差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阜保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卞永式督修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隨於二月二十八日礮石蓋亭一體

興工復蒙

皇上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阜保帶領鴻臚寺序班

朱圭前來勒石於五月二十五日豎碑於七月初

十日鑄完訖復蒙

皇上賜到綠琉璃瓦一萬五千於九月二十八日碑亭

俱已完工仰惟

皇上

聖明天縱

學問性成觀風廣魯既肇稱

親祀之儀

眷注尼山復重以

穹碑之錫鑿翠琰於恒嶽秀韞崑岡騰寶氣於端門

瑞符黃玉爰賁

龍章直探星宿竝揮

鳳藻上轅瓊霄

至言浩瀚弘道德之五千

妙楷端嚴本羲疇之一畫發明綱常彝教若布帛菽粟

之竝陳昭示會極臣民化偏黨競綵而遵路千年

祠宇昭

聖揆而重光歷代文章待

宸扁而立極瞻茲碑制之隆已逾前古邇者碑亭之建

復費

天心屢頒

內府金錢制其經費仍

勅皇華修建董以成功

特遣名手以臨摹法傳鐘鼎載

命尚方而燒造瓦致瑠璿跪誦

御書之揭適逢傑構之成重檐複栱輝於大成之門碧

黼丹楹坐鎮奎文之後遐邇咸觀曩今共仰考明

堂辟雍之制樹弘規於興聖之區卽鼓鐘彝鼎之

間敷

寶訓於觀摩之地一夫不役自仰體於
聖衷兩載經營顧猶煩乎

天使軼前王之制作炳煥千秋冠廟寢以巍峩垂休百
代謹以報成恭陳

奏

謝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附錄○唐高宗乾封元年贈孔子爲太師是年封
岱車駕幸闕里駐蹕謁先聖祠廟皇太子弘上表

乞樹碑以彰聖德曰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
之榮漢蹕西旋彝門致抱關之想况泣麟曾躅歌
鳳遙芬被縟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穹壤者伏惟陛
下資靈統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
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
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
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騰峻軌於千齡大
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畝會
玉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闕里回鑾駐蹕式鑑堯禹
之姿闢纘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

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醑廟堂卑陋重遣修營
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
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覲前聞又昔
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列門徒想仁孝於
顏曾彌深景慕採風猷於竹帛冀啓顙蒙所以輕
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
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
闡規摹桂殿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
而翠琰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
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旣傾

祖述勲華三千勵其瞻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
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慚峴岫餘文孤標
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增徽事資
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平久無徵發
山東豐稔時踰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
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
此愚誠臣識昧恒規言慚通理塵黷聽覽追增竦
戰勅旨依請。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遣祭酒孔
克堅致祭闕里勅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
地相竝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禮

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
既釋奠於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成祖永樂十五年九月御製孔子廟碑文曰道
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
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
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
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
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
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
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
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
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
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
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
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
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竝建廟學徧賜經

三傳金典 卷十四
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

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有深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元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敘有彝遵於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實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喤喤磬夏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

三會盛典 卷十四
佐我大明於萬斯年。○成化四年御製重修孔子廟碑曰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也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

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

聖賢盛典 卷十四 九
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
皇帝登極之初卽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
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
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
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
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
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
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
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
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

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
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
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
是爲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
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
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
經旣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
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
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
聖道曷敢弗宗顧予渺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

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
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
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孝宗弘治十
七年重建聖廟大學士李東陽疏請刻御製碑曰
先該山東巡撫徐源奏闕里孔子廟修建落成續
該禮部題請御製碑文及遣官祭告奉旨是遣李
京陽祭告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碑
文及遣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
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善寫
楷書之人不能揚勵宸章有辜恩典臣奉將使命

事體相關乞令制勅房中書舍人喬宗賚捧前項
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思院
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卽令回京該部通
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制曰可。孝宗御製碑文
曰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
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
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
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
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
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

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蓋天理民彝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皇祖以至神大聖植綱常於淪斃之餘武功方戢卽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傳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皇考憲宗詔增廟之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

至是蓋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旣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

續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臣按自黃初俾侯宗聖刻石始承制書乾封追贈太師樹碑亦奉勅旨累朝刊勒竝出儒臣撰述歷

宋金元但傳祥符一贊至明永樂成化弘治遂有御製三碑然而視草率由詞苑揮毫付之中書豈有

天藻宸翰雙輝交美肇自亘古實惟

今日

皇上德躋極天之峻道造逢原之深旣博於文復游於藝

紫極幾暇

黃屋務閒纂堯湯之典誥追羲昊之圖書孔思周情日新富有而於廟碑

親撰親書發天地之大文兼古今之至美自有
聖廟以來所未覩也而且鑿名山之翠珉陶上方之
碧瓦既發

內府之金重

遣皇華之使周爰咨度倅來以圖曰止日時可規可矩
乃經始於寅夏爰落成於卯秋碑既屹立亭斯穹
蓋制作大備如睹赤虹黃玉之文苗裔永存匪同
白馬丹書之誓紫微懸映軼賜札之十行金薤琳
瑯異寫經之三體爾乃翼凌雲之傑構靈光遜其
歸然承應宿之高輿景福慚於竝峙軒車塞路但

有拜瞻鉛槧徒懷無能仰頌者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五月十五日廣儲司員外郎
阜保恭齋到

御製

御書

周公孟子廟碑文仍同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卞永式

監造

先是山東巡撫張鵬

題爲曠典一時竝舉孟廟亦應修葺謹一并

題明恭請

龍章以垂不朽事該臣准到部咨周公廟宇交與該撫設法修葺等語臣有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成於周公集於孔子百餘年後百家爭鳴聖教幾熄賴一人焉起而正之者實惟孟子其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敘萬類故歷代尊之為亞聖者以其大有功於聖教也臣考孟子廟建自宋景祐四年歷代皆加修葺今則牆垣倒塌殿宇傾圮棲石像於小屋仆斷碑於空庭因思

皇上闡明道脈遠紹心傳孔子周公二聖之典禮既崇則亞聖之廟貌宜肅臣等幸際昌時敢不仰體

聖心設法修葺以襄

盛典擬與周公廟一併鳩工但扁額碑記非

御製宸章無以永垂萬世伏冀

皇上親撰頒賜勒之貞珉奕禩取法無窮聖賢光被不朽奉

旨該部議奏

禮部

題前事仰惟

皇上天縱聖明勤學稽古紹唐虞之道統闡孔孟之心傳表章六經垂教萬世崇尚德報功之典弘承先

啓後之模

天章與雲漢同昭

宸翰偕日星竝麗今孟廟旣稱修葺允宜

御製扁額碑記永垂不朽俟

命下之日交與翰林院將

御製扁額碑記發出行文該撫製造懸掛刊勒可也奉旨依議

附錄○古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水經注曰嶧周圍二十里高秀特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甚奇

觀也由山而北羣山絡繹直接四基馬鞍二山而九龍山之旁有大澤曰溪湖袤廣數里流爲白馬湖西南以達於泗水湖之西孟母泉出焉孟子舊居在此今子孫世居之○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於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泰山孫復記曰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公聖人之後以興復斯文爲已任謂諸儒之大有功聖門者莫先於孟子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鄒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得其墓焉遂去榛

三晉盛典 卷十四
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爲鄒國公下制曰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元豐七年始以孟子配享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克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倦倦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崇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

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在始徙廟於南門外道左孫傳記畧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塚爲廟歲久弗治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七年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朱在謀諸邑人諸生成謂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願任其事令許之遂徙廟於邑。明孝宗弘治九年

修復孟廟至熹宗天啓二年白蓮聞香妖黨突起
盤據鄒滕者半載孟廟及中庸書院斷機諸祠悉
摧兵燹一切廟廡垣墉無不殘毀賊平兗守孫朝
肅修復之大學士文震孟爲之記○鄒縣治東舊
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元成宗元貞間
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暴書臺處世傳爲孟子
故宅因建子思祠於暴書臺東榜曰中庸精舍堂
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張頌記曰鄒人相傳孟子
故宅在縣東南隅其宅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
泗川掩抱好事者築暴書臺其間則昔日故有廬

舍又縣治東隙地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
此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時至鄒耶今千六百餘
年邑人猶曰此故宅此講堂洞洞屬屬如將見之
可不因人心所向以存其蹟乎東陽司居敬來尹
茲邑復故宅遺蹟闢門修垣以表之寄講堂於暴
書臺旁名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向侍
皆章甫元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矣○司尹
旣去縣尹宋彰繼之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曰
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於其左齋舍厨庫翼爲東
西請於朝總名爲中庸書院時成宗大德六年也

三會盛典 卷十四
元仁宗延祐二年詔改中庸書院額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文宗至順二年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明武宗正德元年以衍聖公次子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子思書院廟事

臣按宋神宗元豐六年朝散大夫吏部尚書曾孝寬上言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而未有封爵載於祀典章下禮官禮官言孟子傳聖人之道有功天下後世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褒崇檢會顏子封兗國公十

哲益封郡公欲乞自朝省詳酌特封公爵以示褒顯天子從之封鄒國公七年以孟子配享孔子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竝配孔子位在孟子上初高孝間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竝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以四子竝配此封爵配饗之原始也元祐間龍圖閣學士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於四基山就墓旁立廟元豐七年知兗州軍事李挺請曰孟子廟在鄒鎮東北隅制度極陋下仙源縣勘會有室七間皆已倒塌請於修文宣王廟剩錢內

支錢三百貫增修孟子廟以稱今來爵命朝議從之考鄒自熙寧五年地入仙源此時廟猶在墓前至後復爲縣別營廟於邑之東郭而今南門外之廟則徽宗宣和四年所移置此祠廟更置之本末也子思子中庸書院與孟母斷機堂則肇造於元鄒尹司居敬夫鄒魯授受之迹迥不可追而講堂故址於一千六百餘年之後人咸稱述弗忘於斯見大道之不泯於人心而守先待後聞風興起之說驗矣充守表祠墓於前鄒尹修書院於後桑梓敬止几杖儼然二賢之功其可忘乎二千餘年後

幸遇我

皇上秉

大聖之制作明斯道之淵源推之孔子之前之後而周孟二碑同時竝建鄒魯之邦

御碑鼎峙如日月之竝行五星之齊耀風聲所樹已足振起愚蒙漸被九有矧

錫之敷言發皇震動凡厥庶民靡不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矣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月國子監祭酒孫岳頌司業張豫章疏請

皇上以三次

親征勦滅噶爾丹朔漠永清告捷

聖廟且請紀

聖德神功

御製

御書碑文勒石國學

頒示天下

命禮臣議議上

制曰可

遣六學士張玉書祭告

聖廟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祭告

闕里 文獻第一卷

禮部

題為

聖算無遺

天威遠震凱旋振旅邊徼永清請酌古制告捷學宮事

禮科抄出國子監祭酒孫 世 頌司業張豫章題前

事內稱竊惟自古聖帝明王為國計民生謀久安

長治則有負固逆命者必命將出師恭行天討殲

厥醜類以奠安中外然或近在封域之間非盡遠

三會盛典 卷十四
三
踰邊庭之界即使躬親韎韐亦必歲久成功故漢之武帝唐之太宗未嘗不開疆拓宇而不能迅奏膚功明之成祖亦屢出塞征討地猶未遠不寧惟是殷高宗之克鬼方也以三年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亦僅至於太原而已未有親統大軍出險涉遠不數十日而大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安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負邁百王者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南朔東西竝奉正朔凡戴髮含齒之儔咸思向風而效順乃有厄

魯特噶爾丹者辜恩背德獨自外於聲教狡謀出沒擾亂邊陲逆天虐民罪在不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靖則邊氓一日不安非速行勦滅曷由共享太平雖諸王大臣請緩

親征而

睿謀獨斷衆論不撓且軍儲皆出

天庾轉餉數十萬石時

頒賞賚師有餘資總以安四海生靈之命綿

宗社無疆之庥故不憚

六飛遠邁身先士卒而天人叶應自誓師以迄大捷僅

七十日耳從此邊塞不聞金鼓之聲斥埃永無烽
火之警胥游化日共樂堯天是從來未有之大仁
也師出之日水凍草枯及

決於

宸算之中非臣下所能測識萬一且分布諸軍爲三路
調度規畫竝出

皇上之指授噶爾丹旣凜

天威之降臨復聞大軍之四繞釜炊不及餐妻孥不暇
顧棄而宵遁自謂可以免脫不知

神策秘謨預定於前逆寇西奔

天戈東指諸軍會合環而擊之背水阻山擒斬殆盡餘
黨星散絡繹就降子女牛羊俘獲無算搗其巢穴
沙磧一空是從來未有之大智也巴顏烏喇黑魯
倫河等地最爲險遠行間持戟尚憚馳驅乃

皇上親舉玉趾櫛風沐雨日進一餐勞苦與軍士共之
率數十萬貔貅之衆踰天山渡瀚海如履平地而
走康莊莫不忠義激發驍騰百倍兵刃未接先已
披靡乘勝窮追摧枯拉朽逆寇旣就滅亡塞外諸
藩益復畏威懷德是從來未有之大勇也十五日

午門宣捷二十三日又

午門宣捷跪聽嵩呼誠懽誠忭凡屬臣民舉翹首

皇上回鑾告成功以彰顯烈臣等一介腐儒荷蒙

聖恩簡擢不獲負弩執戈効力塞外伏查禮記王制曰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卽魯頌

泮水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

在泮獻囚是三代時告捷於學也漢唐以來僅於

丹鳳樓前及午門外受俘未有告成於國學者似

於詩禮爲未符

皇上建千古未有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事請自

皇上始之卽

聖朝寬仁不必有事於訊馘而專行釋奠之禮昭告

文廟勒石太學原本六經非由臆說不妨與祭告闕

里竝行將見文德武功益光昭史冊於無旣矣臣

等愚鈍無知遭際

聖明謹據經生之見仰塵

天聽因係條陳事宜字多踰格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康熙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題七月

初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月初五日到部該臣等議

得國子監祭酒孫岳頌司業張豫章疏稱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凡戴髮含齒之

儔咸思向風而效順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者辜恩

背德逆天虐民罪在不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靖則邊氓一日不安故不憚

六飛遠邁身先士卒而天人叶應自誓師以迄大捷僅

七十日耳師出之日水凍草枯及

御蹕經臨掘地則泉湧牧馬則草肥蓋天時地脈已早

決於

宸算之中非臣下所能測識萬一噶爾丹釜炊不及餐

妻孥不暇顧棄而宵遁自謂可以免脫不知

神策秘謨預定於前諸軍會合環而擊之餘黨星散絡

繹就降子女牛羊俘獲無算搗其巢穴沙磧一空

逆寇既就滅亡塞外諸藩益復畏威懷德

午門宣捷跪聽嵩呼誠懽誠忭凡屬臣民舉翹首

皇上回鑾告成功以彰顯烈伏查禮記王制曰天子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即魯頌泮水之

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是三代時皆告捷於學也

皇上建千古未有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事請自

三會盛典 卷十四
皇上始之卽

聖朝寬仁不必有事於訊馘而專行釋奠之禮昭告

文廟勒石太學原本六經非由臆說不妨與祭告闕

里竝行將見文德武功益元昭史冊於無旣等因

前來查祭告闕里

臣部以

聖謨廣運等事一疏請

旨俟

命下舉行外其祭酒孫岳頌等所請不必有事訊馘專

行釋奠之禮查康熙八年四月內

皇上親詣太學舉行釋奠在案仰惟我

皇上親統六師將噶爾丹刻期勦滅武功旣盛文德益

彰應

遣大臣一員詣

文廟祭告成功自

皇上徂征以至

回鑾一切

訃謨勝算及將士之踴躍百神之効靈允宜纂集大綱

進呈

御覽勒石國學更將碑文摹搨頒發各直省總督巡撫

轉發各府州縣學俾萬代士子咸知

皇上遠踰瀚海迴出絕域屏去幃幄晝夜躬環甲冑身先士卒

聖武神謀殄滅逆寇創此開闢以來未有之盛烈也恭侯

命下虔辦祭品選擇吉日

遣大臣之處由太常寺衙門啓

奏其告祭祭文勒石碑文由翰林院撰擬呈

覽其碑石由工部備辦勒石之處交與國子監刊刻俟

勒成之日摹搨轉送臣部頒發直省可也臣等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度熙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題三十六年六月初六

日奉

旨依議

附錄。詩魯頌泮宮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毛公傳曰囚拘也鄭康成箋云

馘取格者之左耳囚所虜獲者禧公既伐淮而反

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晉獄之吏獻囚孔穎達

正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左

耳也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

者也。禮記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鄭氏於受成於學註曰定其謀也釋菜於學二可註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取生獲斷耳者孔穎達正義曰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議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馘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又曰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于祖司

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臣按猾夏之吞征苗之役見於虞書鬼方之伐垂於易象猳狁于襄昆夷之喙荆舒之懲撻伐之績著於雅頌自古聖帝明王盛德大業昭垂經籍者曷常不以攘外安內爲亟亟哉然率由命將徂征未聞親臨絕域亦且積有歲月然後克之不過驅之遠遁受其歸欵未聞盡其種類殄滅無遺者至於獨斷之決料敵之明成功之速戰必勝攻必取俘其子息殲厥渠魁一勞永逸而且心切好生恩

敷竝育受數百萬之降闢數萬里之地則自五帝
三王以來未有如我

皇上親征之役功最高德最厚者也伏稽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之文載在王制獻囚獻馘魯頌歌之典綦
鉅矣而三代以下未有行之者豈惟古禮久湮罕
能修舉良由後世帝王功烈卑淺不足以稱此隆
儀也幸遇

聖朝躬行此禮詎非超越萬古之盛事哉吾夫子自言
以戰克而春秋之作尤謹內外之防然則
皇天之威遠震建此大功與

先聖之心若合符節固有默契焉者匪獨聲靈之赫
濯而已也臣等眈伏東魯俯慚儒懦不能執爓屬
鞬効力疆場親見

聖天子廟謨之神妙功業之崇隆第伏讀諸臣恭賀
大捷之疏懼忤踴躍不能自禁念自

先聖立廟學宮以來數千餘年乃得親茲
曠典洵屬萬世未有之遭逢且仰見我

皇上文德武功事事皆傳

聖人之心法上邁唐虞三代之隆而

奎章

宸翰亦且與典謨雅頌照耀兩間六年似亦矣

幸會盛典卷十四終



